



People

從司長到外交官 一生多彩多姿

蔡敏忠

蘇嘉祥／前民生報體育新聞中心主任

圖1（上頁）民國100年2月蔡敏忠博士
(左)在美國僑居家中，接受國立體大前校長周宏室訪問時和夫人合影。（周宏室／攝影）

60年台灣體育史如果要推出一位生涯最神奇、角色最多樣、貢獻最大的學者，蔡敏忠是熱門人選之一。

出生於河南鄉下，求學過程困難，於台灣成就不凡事業的蔡敏忠博士，是台灣體育運動發展的見證人，也是工程師，參與台灣的「學校體育建設」，領導體育人披荆斬棘，是第一位「體育司長」、第一位「體院院長」，第一位「體育外交官」，他創下許多項「全國紀錄」，是空前，也可能是絕後。

他是百年中國苦難的見證人之一，當時他是「流亡學生」，中日戰爭時他離鄉背井，窮到營養不良得「夜盲症」，日本宣布投降的慶祝晚會，他居然看不到手舞足蹈的同學。坐船到美國讀碩士，銀行款只有一百美元。求學期間，褲子破了都是自己取針線縫補，同學拿來當笑談：我們有一位會「女紅」的同學。

但是他毫不在意，他突破一個又一個的關卡，創造無數的「體育奇蹟」，登上體育人的最高殿堂，成為第一任「體育司長」，他最得意的是看到台灣體育逐漸步上軌道，88歲的他面帶大家熟悉的微笑，以一貫的平實語氣，無憾，慢慢地說：「我達成任務、心安理得，沒有遺憾。」

中華民國一百年體育史，中華健兒在國際體壇擊敗洋將、摘金奪銀、過關斬將，破世界

紀錄、獲世界賽冠軍獎盃者不計其數，但從窮鄉僻壤，縮衣節食、奮發圖強、苦讀猛K，在烽火連天的亂世裡孜孜不怠，以至成功的故事絕無僅有，只此一人，蔡敏忠博士直如半個世紀中華民國體育縮影。

他從神州大陸流離顛沛，咬牙苦讀，輾轉到台灣，又在旁人異樣眼光下，從台北負笈到美國，在物質缺乏的時代，拿了兩個美國碩士後，為爭一口氣，48歲再進修得到博士，50歲成為中華民國教育部第一位「體育司長」，他在體育運動場上的另一個領域，締造許多「全國紀錄」乃至「亞洲紀錄」，一生精彩，台灣體壇無人能比。

忍人不能忍 超級EQ

蔡敏忠教授在民國90年，結束在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研究所專任教授職後，以77歲年齡離開台灣，到美國和獨生女蔡端寧、女婿王應周住在舊金山。

他在民國37（1948）年來到台灣，在台超過半個世紀，識人無數，認識他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看法：「這個人很好相處。」他相貌堂堂，華北人輪廓深的特點，無時不帶著的淺淺笑意，讓他在台師院求學時，校內體育表演成為劇中主角。他在三軍球場時代，和劉世珍、湯銘新等是國內著名籃球裁判之一，不管是國際賽或國內三軍對壘賽事，許多對抗性嚴重、劍拔弩張的比賽，都交給「微笑老蔡」處理。

他笑臉罰人，笑臉罵人，被罵、被罰的心

知理虧，又無法和笑意盈人的老蔡衝突，許多疑難雜症，就此迎刃而解。

這是為什麼他的出身不是富貴，也不是顯要，卻能在複雜的人際關係裡，取得各方同意，大家願意和他共事。他從逃難的「流亡學生」身份開始，一路獲得「貴人」幫助，成為老師，又攻讀學士、赴美留學，踏上仕途成為第一位體育司長，還被外交部借將，到韓國擔任三年外交官。

他自認自己「忍」的能耐甚強，朋友說他：「你有很多朋友、人緣好，所以做事順勢通達。」他剖析自己：「我所承擔的任何事物，大都能自助人助，使任務圓滿達成。但遭遇難度頗高的工作時，就要有忍耐的功夫，讚美者，由衷感謝。貶我者，委曲求全，亦不予以辯白。」

他擔心學生聽不懂這番「忍耐」的道理，又「不辭辛勞」地加以解釋：多年來，「忍耐」是他快樂的泉源，「忍」使他無傷人之心，因此心安理得，也不必擔心別人有傷他之意。這是他心理健康的主因。」

他的求學過程比大部分人艱辛，兩度到美國攻碩士、博士時，分別是37歲和46歲，吃的苦頭比別人多，都是在過程裡遇到瓶頸，深切反省，忍人不能忍，投入火裡化鳳凰。也因此有超人常人的EQ，圓融的人際、周全的管理，達成不可思議的成就。

河南流亡學生 夜盲症看不到勝利晚會

回溯蔡敏忠的出生，成長、茁壯經過，是

一頁含著血淚的詩篇，每個人都會感佩他的求學乃至「求生」過程，包含許多辛酸，是苦難現代中國史裡，另一則死裡求生、不向環境低頭、困勉興學的活生生實例。

21世紀的寶島台灣，「學習」、「讀書」不再是可遇不可求的夢想，「大學升學率百分百」、「街頭招牌掉下來，會打中碩士和博士」……曾是坊間笑談，對但民初的河南鄉下小孩蔡敏忠，是想都沒想過的事。他生在孟津縣白鶴鎮白地鄉下，小學只有與開雜貨店的堂兄弟七人，先在家中私塾讀書。

到21世紀的當下，河南都還是中國比較困苦的地區，民國初年這裡的情況更糟糕。九歲蔡敏忠進入白鶴國民小學就讀時，是民國21年（1932年），這一年發生一二八事件，日本軍進犯上海，意味著一場戰亂就要開始。

孟津在黃河畔，旱澇連年，生活不易，蔡家老父原想以「耕讀傳家」，把下一代養好、教好，但日本人看上中國這塊肥肉，揮軍進犯，一切都變了，開始他流離苦讀生涯。民國27年國民政府遷都到重慶，蔡敏忠在家鄉讀完孟津初中、又到洛陽讀高中，高三時日軍攻到洛陽附近，家人要他隨學校遷到大後方，這時他已21歲，沒想到第一次出遠門，一出走就是近50年。直到67歲才又回到河南老家。

騎腳踏車逃到西安，變賣腳踏車換生活費，繼續逃到鳳翔的「戰區流亡學生就業就學輔導處」，通過高中學力鑑定後，進入大學先修班，雖有繼續求學的暫住所，但蔡敏忠的苦

日子也開始，隻身出來，盤纏用得很快，每天只能兩餐，年青人餓得特別快，每當餓得發慌時，特別想念家鄉及家人。一民，堅皮圖中少樹

民國33年，蔡敏忠從先修班畢業，要考大學了，他投考中央大學、政治大學、西北農業學院、三民主義中央幹部學校四所，考試期

間，帶著兩個饅頭，從鳳翔搭隴海鐵路火車，到西安赴考。他沒有買票車錢，常躲在車廂與車廂之間的連結處，這個連結處當時叫「詹天佑」，得忍受火車頭噴出來的煤渣、天冷的風寒，還有查票員的檢查。有一次蔡敏忠累了，在連結處睡著，在火車激烈晃盪下，差點跌落



圖2 永遠笑臉迎人的蔡敏忠司長，人生精彩，是中華民國體育史少見奇男子。（蘇嘉祥／翻攝）



圖4 民國77年行政院長俞國華（右）頒贈獎章給蔡敏忠，表彰他對體育貢獻。（蘇嘉祥／翻攝）



圖3 民國95年蔡敏忠專程返國（左二）為新校舍剪綵，和邱金松、葉憲清、周宏室等前後四任校長最近合影。（蘇嘉祥／翻攝）

車下，他說：「還好命大，撿回來了。」

大學放榜了，全考取，先選一個學校，他訂出一個「原則」，先求「自保」再求其他，掂掂口袋，沒有錢。他只能挑有三餐飯吃的中央幹校就讀。

流亡求學在中央幹校時間有兩年，他和所有從戰區跑出來的同學，都無家可歸，在重慶住了兩年，雖有三餐但缺乏營養，常在半飽狀態，歷盡艱辛，民國34年8月14日，日本宣布投降，晚間重慶市區舉行慶祝會，他發現「突然一切都看不見」，眼前一片黑壓壓，還要兩位同學搭扶著，才能從山上校區步下山區長梯，參加這個人人渴望的「勝利慶祝會」來臨。

醫生告訴他，這是「夜盲症」，就是長時間營養不良，身體缺乏某種維生素造成，問題不大，只吃了兩個豬肝就好了。抗日期間的苦難日子裡，患此症的大有人在。和現在學生天天吃高卡路里漢堡、雞鴨魚排堡，胖了還得減肥，剛好相反。

蔡敏忠求學時的窘境，不止一端，和他一起求學、來台、再上學、一起服務50年的前台師大樊正治教授最清楚。家境比較優渥的樊正治，在重慶、岡山期間，由於親戚家族較有錢，經常請蔡敏忠吃飯，他從旁觀察數十年，發現蔡敏忠還有許多「專長」，都和他的出身有關。

已從台師大體育系退休下來、定居台北的樊正治教授，曾為文記載：在重慶的學生分為三種：第一種當地四川省學生；第二種全家隨

政府到渝的轉學生；第三種是無家可歸的流亡學生。樊正治自喻為第二種，蔡敏忠是第三種。

樊正治還觀察到蔡敏忠會作「女紅」，執針拈線縫製短褲，即使到台灣了，還會打毛線衣，技術居然不輸女生。

他印象最深刻是大一時，教育概論教授給全班同學做智力測驗，結果平常華衣錦食、伶牙俐嘴的南方同學，居然比不過「河南膀子」反應迅速正確的蔡敏忠。

求學、教學 年近半百攻得博士

民國34年8月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抗戰勝利、全國復原，政府在各地設五個「青年中學」，急需教師。23歲的蔡敏忠在民國35年從中央幹校畢業，成績優異，立刻被重慶青年中學高中部羅致，派任為訓導處體育組少校代理組長，他在這裡工作三年後，升為中校組長。

民國37年8月，華夏大地內戰加劇，他得到老師蕭寶源教授協助，搭空軍飛機從重慶，轉杭州笕橋到台灣岡山空軍官校，受聘為體育教官，支少尉三級薪。

民國39年10月在台北的台灣師範學院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前身）招收體育系插班生，蔡敏忠有感於在顛沛流離時間，書沒有靜下來好好讀，在岡山兩年「學，然後知不止。教，然後知困。」27歲的「老蔡」和樊正治北上赴考，和其他四位大陸來台學生，一起考進體育系大三。

台海兩岸在長時間戰亂後，稍見平靜，在校園整頓、學制重建後，學校體育逐漸上軌道，這時政府體認到體育的重要，不只是學術的附庸，也是各級學校必修學科，體育老師地位提高，教師升等也得比照其他學門辦理，教師得做研究，也要有著作送審。

當時台灣普遍有種看法，認為從事體育工作的，不管是運動選手或教師，都是「四肢發達、頭腦簡單」。但是教育部長認為在抗戰期間，就規定從助教到教授升等都要有著作，著作都得送審，審查合格者才有證書，台灣要進步，得和歐美一樣。

許多老教授認為體育教師事運動，大部分時間在操場上，哪有時間做研究、寫報告，但是教育部堅持想法，落實升等制度，學科研究、著作成為體育教師升遷關鍵。

蔡敏忠愛讀書的人格特質，剛好符合這個學制，在台師大四年升上講師後，雖已經37歲，他知道只有再進修，才有升等可能。得到太太洪周寶大力支持，他毅然尋求美國大學再進修管道。民國49年，為了省錢，他從基隆搭船，太平洋上晃了五個星期，他到了美國印地安那大學。

驗證註冊後，他的存摺剩下100美元，印大提供免學費、四分之一獎學金，但生活費仍是大筆開銷，他不敢住進學生宿舍，和另外三位留學生合租一個民家地下室，靠著在學校體育館兼差薪資，和寒暑假到紐約餐館洗盤子、洗菜打工賺錢，苦讀過日。

民國51年4月他修得體育碩士，並不因

此自滿，翌年3月又修得衛生及安全教育碩士，7月再搭船回到台灣。

返台後在台灣師大續任講師，主講體育心理學，民國56年被拔擢為總務長，翌年升任副教授。民國58年，46歲了覺得還要再充實，準備再赴美修博士、搭船前往美國，雖然此趟在學校內也可以教書，有收入，還是量入為出，省吃儉用。民國60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哲學博士。立刻在紐約受聘為YMCA（青年社會）體能檢測顧問，很受美東地區人士好評。

台灣第一位體育司長

民國60年蔡敏忠在美國明尼蘇達得到博士學位後，應聘到紐約市青年會擔任體能測驗顧問，這時台灣海峽風雲變色，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，美國季辛吉訪問中國大陸，我國於民國57年參加墨西哥奧運後，很多單項運動協會接到被拒參加國際錦標賽通知，意即各運動總會要我退出國際組織。

在之前，台灣的教育部負責體育工作的單位為「國民體育委員會」，權責不大，遇到參加奧運、亞運等重要大事時，才由教育部長組臨時委員會，挑選專人成立組團會議。期間民國49年楊傳廣獲羅馬奧運銀牌，民國57年紀政在墨西哥獲銅牌，國人都知道體育選手揚威國際，給國人帶來莫大振奮，但經費拮据，想在教育部成立一級體育單位仍有困難。

民國59年教育部將增設體育司的計畫呈報行政院，民國62年立法院三讀通過，奉准成立，這時西德慕尼黑奧運已舉辦完畢，這次

奧運中華代表團空手而回。

這時的蔡敏忠在紐約市青年會擔任體能測驗顧問，大材小用，教育部長蔣彥士找回蔡敏忠，從此展開為期九年多的司長任務。

一生鑽研體育的蔡敏忠，出長體育司後發揮所長、如魚得水、放手大幹，他宣示「體育的質要提高」，將小學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學的體育課重新規劃，加強體育組、體育室功能，所有學校內主持運動學習和訓練的人員都歸體育部門，大學體育課規定為「必修」。他認為學校體育從大專體育示範，引導全國學校體育上軌，他辦理「大專院校體育觀摩會」，每年在北、中、南三區舉行，促進各校充實體育設施，加強教學及活動效果，並找出缺失、方求改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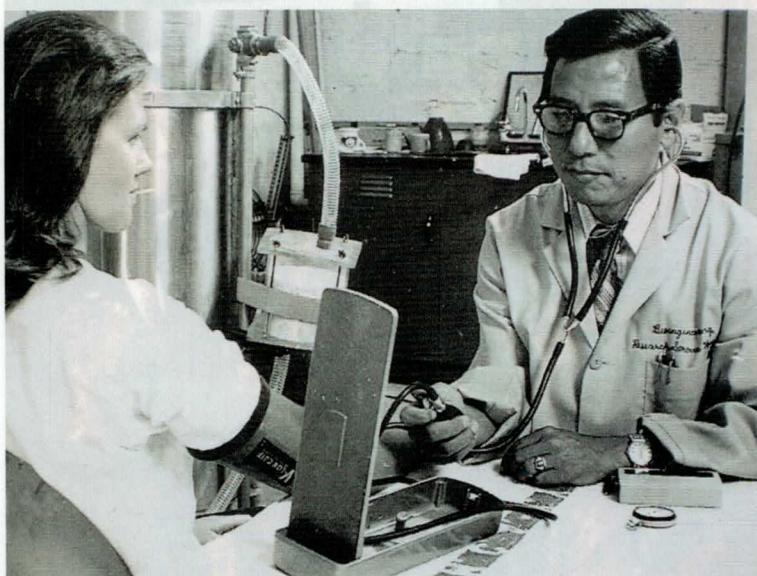
過去「大運會」由教育部秘書部授權大專體總推選學校輪流主辦。體育司成立後，他利

用在第五屆大專運動會在台灣師大舉行時，擴大輔導協調，比賽三天，參加學校93所，運動員1445位，破全國紀錄多項，大專運動會逐漸成為大專優秀運動員的訓練目標，也成為今

天各校使盡全力競逐的開始。

「爭取經費、有效運用」也是體育司重要的任務，學校體育經費「專款專用」，改變各級學校以前體育生經費被挪作他用的弊病，醞釀後來大學體育室升格，直屬校長室，不再受命其他單位，學生體育獲得尊重保障，學生健康、運動習慣養成，均受惠許多。

他是運動心理學專家，強調選手心理建設非常重要，他舉中國史書一則故事「李廣射虎入石」為例，強調人在集中意志時，連箭都可以射入堅硬的巨石，但知道石頭並非老虎時，箭怎麼射也進不了石頭。告訴運動員訓練、比賽時都要全神貫注，只有將箭射入石頭的意志，才可能得牌。



←圖5 民國61年蔡敏忠在紐約市YMCA擔任體能測驗顧問。（蘇嘉祥／翻攝）

司長任內蔡敏忠曾因心臟疾病住院開刀，醫師認為他是工作過勞，囑他多休息，出院後他仍沒命似地賣力工作，同仁都為之動容。圖由臺灣大學社會系學生全錦、翁淑君攝
在首爾構思國立體育學院

民國73年蔡敏忠從教育部體育司下來，擔任「亞洲及太平洋理事會文化社會中心」執行長。離開行政院後，用盡政商、外交頭銜開台灣體育圈，投入外交界。



蔡敏忠在長駐漢城期間雖負責廣泛的文化、社會工作，但他最關心的還是他最內行的體育運動事業，利用當時行政院長李煥到漢城訪問時，陪同到體育大學、泰陵村優秀選手訓練營訪問，向李煥建言，國家體育要強，一定要設體育大學，要加強左訓中心設備。

←圖6 民國71年蔡敏忠以司長身分，在國際青少年網球賽開幕式致詞。（蘇嘉祥／攝影）

↓圖7 國立體院（今國立體育大學）掛牌時，由教育部長李煥（中）揭幕，蔡敏忠（右）是首任院長。（蘇嘉祥／翻攝）



當時台灣已有左營訓練中心，優秀選手都可在重要國際運動會來臨時到左訓集訓，但是優秀的高中生畢業後，如果沒有一個專業體育大學集學業和訓練於一處，學生可能在魚與熊掌間，只能選其一。

韓國的體育大學將一流體育教授集中一起，引進歐美先進國家訓練儀器、方法，保送一流的高中生，實施三至五年的大學及研究所訓練，學生運動員和教練一起成長，學習尖端科技，也獲得一流訓練，後來國立體大、台體等學生為國爭取的獎牌，證明當初看法正確。

國立體育大學 金牌搖籃

蔡敏忠在韓國的觀察、研究，及報告獲得回響，在蔡敏忠亞大文化中心執行長任滿返台沒多久，李煥院長決定要在桃園林口台地，建國立體育學院（今國立體育大學），讓有專長的運動員，擺脫一般大學體育系學科的綁手綁腳，讓選手們得其所，盡力強化專項，又不至影響學位取得。蔡敏忠這位催生者，成為籌備主任，並成為第一任院長（校長）。

過往大學體育系學生，受到齊頭式教育學程限制，無法在術科得到充分發展，體育學院基本上上午學科研究，下午術科訓練。為國家培養優秀選手、優秀教練、優秀運動傷害防護、運動管理人才，計劃及規模直追德國、日本、韓國。

蔡敏忠訂下「精、誠、樸、毅」為校訓，請來台師大理論大師邱金松、葉憲清、鄭虎、林正常等許多優秀教授，在桃園林口台地上披

荊斬棘，開天闢地，為台灣打造現代體育「少林寺」。

當時，國立體育學院成立之初，只有綜合體育館一幢建築物，一所一系，學生50人，老師20多位，上課、行政、研究、住宿、餐廳全都在漢堡館，相當克難，但是師生間感情特別融洽。

他還鼓勵研究生們不要害怕，要勇於發表「成就」，要老王賣瓜、自賣自誇。當時的體育界不擅發表研究論文，運動員比賽成績不錯，經常破亞洲紀錄、全國紀錄，但是學者們不常寫論文，致使外界普遍有「四肢發達、頭腦簡單」的惡意批評。

終身成就獎 實至名歸

蔡敏忠語言能力甚強、處事圓融、對國際事務判斷迅速正確，常獲各級政府倚重，擔任重要國際組織要員，早年共同率領中華女籃赴巴西，參加世界女籃錦標賽。

民國62年他獲聘為國際體育聯合會（FIEP）亞洲區副會長，國際體健休學會（ICHPER）執行委員。民國77年參加漢城奧運體育運動科學會議。民國82年擔任希臘奧林匹克體育學術研討會講師。為台灣取得國際地位，在國際體壇發光。

65歲他從院長功成退休下來，在國立體院研究所指導同時，蔡敏忠也獲聘前往中國文化大學體研所擔任客座教授，指導台灣、香港、日本各國學子無數，一直到77歲才「遵女兒囑」，移居美國北加州灣區，和女兒、女婿同

住。民國99年再度因心臟病入院，於88歲時接受訪問，依然記憶清晰，關心台灣體育教育和運動比賽成績。

民國90年他的母校美國印地安納大學運動學院，頒發一項「國際傑出校友」給蔡敏忠博士，表揚這位優秀校友對中華民國台灣，及亞洲、太平洋地區的貢獻。這是該校頒出的第二個國際獎座，也是第一位華人得到這份殊榮。

民國95年他應邀回台灣，為國立體院新落成的學生宿舍揭幕，這是一座設備新穎的運動選手及學生宿舍，有先進的選手三溫暖考

箱、水池按摩等設備，供選手在高強度訓練後解勞、復健。

民國97年12月他獲得教育部「推展學校體育績優終身成就獎」，表彰他一生不畏窮苦、困學勉行、內修博學、造福杏林，從大陸到台灣，又普及到世界，對體育教育功績尤為卓著，是杏壇典範，國人皆曰實至名歸。

（資料來源：《蔡敏忠回憶錄》、《蘇嘉祥回憶錄》）

↓ 圖8 民國95年國體（今體大）學生宿舍落成，蔡敏忠（右）應邀返台揭幕。（蘇嘉祥／翻攝）

